

## “門檻”、“拿”義詞在晉語和 中原官話汾河片中的讀音考察\*

秋谷裕幸  
愛媛大學

邢向東  
陝西師範大學

晉語和中原官話汾河片“門檻”、“拿”義詞，讀音相似但對應關係複雜，分布有一定的規律。本文考察了這兩個詞在不同方言之間的語音對應關係，探討了它們可能的來歷。

關鍵詞：晉語，汾河片，“門檻”，“拿”，語音對應，分布

晉語和中原官話汾河片有一些古老的詞，人們習慣上多認為同一個詞，特點是讀音相似，但語音不對應，來歷不很清楚。本文考察“門檻”、“拿”義詞的語音對應關係，推定其音韻地位，對其來歷作力所能及的探討。

### 1. “門檻”的“檻”

晉語和汾河片方言“門檻”後字的讀音頗為複雜，聲母有擦音、送氣塞擦音、送氣塞音、不送氣塞音，韻母有齊齒呼、開口呼，聲調有陽平、陰平、上聲、去聲、輕聲。本節主要考察不同讀音的分布、古今對應關係及可能的來源。舉例和討論中一律用“檻”字。

---

\* 本研究得到日本學術振興會 2007 年度 Invitation Fellowship for Research in Japan (Short-Term) (立項號 S-07005) 的資助。匿名審稿人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見，王臨惠先生為本文繪製了方言地圖。特此致謝。另，本文的米脂、志丹話語料由李建校調查，襄汾話由王臨惠調查，亦在此一併申謝。

## 1.1 讀去聲的“檻”

### 1.1.1 懷仁、平遙、忻州<sub>1</sub>話等

大包片懷仁話、天鎮話和五台片代縣話。“門檻”懷仁說 [ɹmɛŋ ɕiæ̌]，天鎮<sub>1</sub> [ɹmɔ̌y ɕiæ̌ ~ ɹmɔ̌y ɕiæ̌<sup>0</sup>]（不分陰陽平），代縣 [ɹmɔ̌ŋ ɕiɛ̌]。懷仁話的 [ɕ] 母來自心邪曉匣母。但晉語、汾河片“門檻”的後字存在大範圍的 [ɕ/x/k/k<sup>h</sup>] 交替現象，甚至同一方言內也存在 [ɕ/x] 的異讀（如下文神木話）。據此判斷，這個字不可能來自精組，只能來自見曉組。<sup>1</sup> [iæ] 韻對應於中古咸山攝二三四等、假攝三等、蟹攝開口二等，如：顛爹 ɹtiæ | 間堅階 ɹɕiæ。不過後兩攝字數量很少，如讀 [ɕiæ̌] 的除“瀉假三心謝假三邪懈蟹解姓泄山三入心”外，均為咸山攝二三四等字（溫端政 1983:17-18）。與忻州、神木等方言比較可以排除假攝、蟹攝字。那麼“檻”就只能對應於咸山攝二三四等去聲、全濁上聲的曉匣母字。天鎮、代縣與懷仁的情況相同。

並州片平遙話、太原<sub>1</sub>。平遙、太原<sub>1</sub>“門檻”說“門檻檻” [ɹmɔ̌ŋ ɕiɛ̌<sup>3</sup> ɕiɛ̌<sup>3</sup>]。<sup>2</sup> [iɛ] 韻、[ɕ] 母的來源與懷仁等相同。“檻”的來源也應與懷仁相同，與中古咸山攝二三四等曉匣母去聲、全濁上字對應。

### 1.1.2 並州片祁縣話

祁縣話“門檻”說“門檻檻” [ɹmɔ̌ ɕiɛ̌<sup>3</sup> ɕiɛ̌<sup>3</sup>]。祁縣話的 [iɛ̌] 韻與中古咸山攝三四等對應，不與二等字對應：眼產 ɹniã ≠ 捻銑 ɹniẽ | 閑山 ɹɕiã ≠ 賢先 ɹɕiẽ（楊述祖、王艾錄 1984:16-17）。因此，[ɕiɛ̌<sup>3</sup>] 只能跟咸山攝三四等曉匣母去聲、全濁上字對應。

### 1.1.3 永和話、綏德話、延安話等

呂梁片永和話、清澗話。永和話“門檻”說 [ɹmɔ̌ŋ xAŋ̌<sup>3</sup>]。[Aŋ̌] 韻對應於中古咸山攝一二等、三等知系開口、宕江攝一二等開口，例如：擔名詞 = 擋 tAŋ̌<sup>3</sup> | 甘 = 鋼 kAŋ̌ | 閑 = 行文 xAŋ̌，[x] 來自曉匣母。與周圍方言比較可以排除宕江攝，那麼永和的“檻”只能與咸山攝一二等開口去聲或濁上曉匣母字對應（劉勛

<sup>1</sup> 下文討論中牽涉到精見組細音字合流的方言時，一般不考慮精組字。

<sup>2</sup> 晉語和汾河片方言中重疊詞和“子”尾詞比較發達，“門檻”也有重疊後字或加“子”尾的。討論中不涉及這個問題。

寧 2006:51)。清潤話說 [ɛməĩ xɛ<sup>˥</sup>]，[ɛ] 韻對應於中古咸山攝開口一二等字，但山攝一等見系部分字白讀爲 [i] 韻（劉勛寧 1998:187-196）。比永和的對應關係嚴，“檻”和咸攝一等、咸山攝開口二等曉匣母去聲或全濁上字對應。

五台片綏德話、米脂話，志延片延安話、志丹話。這四個方言“門檻”都說 [ɛməŋ xæ<sup>˥</sup>]，其 [æ] 韻對應於中古咸山攝一二等和三等知系字，比永和單純。

“檻”和永和、清潤來自同一個音韻地位當無疑。

#### 1.1.4 汾河片永濟話

永濟把“門檻”說 [ɛmei xai<sup>˥</sup>]。永濟來自咸山攝的韻母依照聲調不同而分化，其中陰平、陽平、上聲字讀 [ǣ iǣ uǣ yǣ]，去聲字讀 [ai iai uai yai]，[ai] 韻對應於中古咸山攝一二等去聲、全濁上字和蟹攝一二等字，以及少數梗攝二等入聲字。如：拜＝辦 [pai<sup>˥</sup>]，待＝淡 [tʰai<sup>˥</sup>]（吳建生、李改樣 1990:4, 20）。和其他方言比較可以排除蟹攝和梗攝入聲字。“檻”只能對應於咸山攝開口一二等曉匣母去聲或全濁上字。

#### 1.1.5 忻州<sub>1</sub>、沁縣話

五台片忻州<sub>1</sub>“門檻”說 [ɛməŋ tɕʰiẽ<sup>˥</sup>]，忻州 [iẽ] 韻對應於中古咸山攝二三四等，如：甜田 ɛʰiẽ | 艱奸尖 tɕiẽ，[tɕʰ] 母來自清從溪群母。上黨片沁縣話“門檻（檻）”讀 [ɛməŋ tɕʰi<sup>˥</sup> (tɕʰi<sup>˥</sup>)]，聲韻母和忻州<sub>1</sub>完全對應，其中“檻”讀塞擦音聲母是上黨片方言的共同特點。和其他方言的比較可以排除精組字。我們認爲它跟匣母關係密切，見 1.3.4 節、1.4 節的討論。

#### 1.1.6 小結

“檻”讀去聲的方言幾乎遍及所有晉語和汾河片。其讀音的共同點是基本上都讀擦音（忻州<sub>1</sub>、沁縣例外）。聲母的部位則分爲兩類，一類是大包片、並州片全部和五台片山西一側，讀 [ɕi-] 類音；另一類是呂梁片、志延片、汾河片，讀 [x-]。在第二類方言中，以清潤爲參照，基本可以排除山攝一等字。

把讀舌面前擦音、舌根擦音兩類綜合起來看，“檻”讀去聲的方言形成了 [ɕ/x] 的交替。我們知道，這正是晉語、汾河片曉匣母開口二等字顎化不徹底的表現。從這一點看，這個“檻”應當來源於咸山攝開口二等曉匣母去聲或濁上字。

其中曉母常用字只有“瞎”字。因此，可能性最大的是匣母。

祁縣話“檻”與咸山攝三四等字對應，需要專門作出解釋，詳見下文。

如果是這樣，那這個“檻”的本字就有兩個候選對象，一個是山攝二等匣母上聲的“限”字，另一個是咸攝二等匣母上聲的“檻”字。<sup>3</sup>

## 1.2 “檻”讀作上聲

除了天鎮、婁煩等個別方言外，“檻”讀上聲的方言集中在南部汾河片和上黨片的長治。

### 1.2.1 韓城、合陽、吉縣話

韓城“門檻”說“門檻子”[ $\text{mẽ}^{\text{f}}\text{xan tsɿ}^0$ ]，它的[an]包括宕江攝文讀和部分咸攝一二三知系等白讀字，如“敢坎勘南藍三耽擔（陰平）擔（去聲）譚潭貪探蘸饞慘咸憨酣飴閃庵揞暗粘占”等字。因此韓城話“檻”的來源基本可以確定為咸攝一二等字，至於聲母和聲調，則與曉母、上聲對應，不過，曉母開口一二等上聲只有一個“喊”字。

合陽、吉縣話不區別咸山攝，合陽[ $\text{mẽ}^{\text{f}}\text{xǎ}$ ]，吉縣[ $\text{mei}^{\text{f}}\text{xǎ}$ ]，讀音相同，來源一致，根據韓城話的咸山攝分韻，也只能推斷為咸攝一二等開口曉母。

### 1.2.2 運城、河津等方言

據目前調查的結果，汾河片有九個點把“檻”讀成[k]母上聲字。

運城話“門檻”說[ $\text{mei}^{\text{f}}\text{kǎ}$ ]。[ǎ]韻對應於咸山攝開口一二等及知系三等字。如：南難  $\text{nǎ}$  | 凡船  $\text{fǎ}$  | 撼漢限  $\text{xǎ}$ （呂枕甲 1991:25）。從聲母看，運城話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不論平仄一律送氣。所以，[ $\text{kǎ}$ ]只能對應於咸山攝一二等開口見母上聲字。其他如臨猗、新絳、芮城、萬榮、襄汾、洪洞均與運城相同。

河津話、臨汾屯里話。河津話“門檻”說[ $\text{məŋ}^{\text{f}}\text{kǎ}$ ]。[ǎ]韻對應於中古咸山

<sup>3</sup> 《說文解字·自部》“限，門楣”。《廣韻·產韻》：胡簡切：“閔：門閔，又作痕臬，並俗，本只作限。”“限”的本義就是“門檻”。“檻”《廣韻·檻韻》“胡艷切，闌也。說文曰‘櫳也’。一曰圈。”。

攝，<sup>4</sup>“檻”與咸山攝開口一二等見母上聲對應。屯里話“門檻”說[<sup>55</sup>mei<sup>55</sup> kəŋ<sup>55</sup>]，屯里音系中咸山攝與蟹攝開口一二等合流，兒化韻也不區分這兩攝韻母（樋口勇夫 2004:50-52）。從與周邊方言的比較來看，[<sup>55</sup>kəŋ]當與咸山攝開口一二等見母上聲字對應。

### 1.2.3 小結

“檻”讀上聲的方言集中分布在汾河片。韻母讀音基本一致，大多數方言都與咸山攝一二等對應。但韓城話“檻”[<sup>55</sup>xəŋ]為咸攝一二等字的音。韓城話與其他汾河片方言的密切關係是不容置疑的。據此推斷，上述方言的“檻”字應當來自咸攝一二等。

汾河片方言“檻”字的讀音有兩點顯得很怪。(1)聲母分為[x]、[k<sup>h</sup>/k]兩大類，與韻母和聲調的整齊劃一正好唱了反調。其中不送氣的[k]母尤其特別，很容易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見母字。(2)就聲調而論，讀[x]聲母、上聲的也很特殊，因為它們只能對應於曉母上聲，而咸山攝曉母上聲字實在少得可憐，把“檻”的來源確定為曉母上聲字很難讓人相信。因此，其中一定經過特殊的演變。

總之，把“檻”讀成上聲，不論其聲母是擦音還是不送氣塞音，都是比較特殊的讀音。<sup>5</sup>從今讀聲母的發音部位大多為舌根音出發，我們認為，其來源和讀去聲的方言關係密切，很可能同源。即咸攝開口二等匣母檻韻的“檻”。

推斷“檻”讀作上聲跟讀去聲的關係更密切，主要基於以下的理由：第一，它們的分布比較集中，而周邊大都是讀去聲的方言。第二，現代晉南、關中去聲字（包括來自全濁上的字）和上聲關係複雜，相混較多。有許多古去聲、全濁上字，按規律當讀去聲的，方言中讀上聲。比如，在河津話聲調例外的字中，按規律應讀去聲而讀作上聲的所佔比例最高。按照上聲例外字的來源統計，來自古清平的 16 字，古濁平的 9 字（原書 10 字，“腐”重出——引者，下同），古全濁上的 9 字（其中有常用字“舅”），古去聲的 57 字（原書 60 字，“繞泳憾”重出），古清入、次濁入的 12 字（其中 4 字普通話讀去聲），古全濁入的 6 字（其中 2 字普通話讀去聲）。全濁上和去聲來源的合計 66 字，平聲、入聲調來源的合計僅 43 字，前者是後者的 1.53 倍。可見去聲（含全濁上）讀作上聲的比例之高

<sup>4</sup> 河津話一部分咸攝字的白讀音韻母混入宕江攝，讀[au]韻。見下文。

<sup>5</sup> 天鎮的讀音<sub>2</sub>[<sup>55</sup>məŋ<sup>55</sup> k<sup>h</sup>əŋ<sup>55</sup>]、婁煩的讀音[<sup>55</sup>meŋ<sup>55</sup> k<sup>h</sup>əŋ<sup>55</sup>]應是從普通話借入的讀法。臨汾話的讀音也可能來源於共同語。

(史秀菊 2004:80)。這是晉南、關中方言的共同特點(樋口勇夫 2004:108-121, 吳媛 2005, 蔡文婷 2006)。因此,把“門檻”的“檻”讀作上聲,和其他方言比起來似乎顯得特殊,但就晉南、關中來看,則可能是例外中的規律性的反映。第三,在促使“檻”讀上聲的因素中,還應當充分考慮到共同語和權威方言“檻”讀上聲的影響。

對於汾河片九個點“門檻”的後字讀[k]的原因,現在還難以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如果推定來自“檻”,那它的讀音就違反了汾河片方言的兩條重要規則:(1)全濁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不論平仄一律送氣;(2)全濁上歸去。這種例外有兩種可能:第一,汾河片方言中的“檻”是一個特字,就像“艦”是北方話中的一個特字一樣,說不出其他的道理來。第二,受到方言中其他音義相近的字吸引,發生了類化。最有可能對它施加影響的是同韻同調、意義相關的“杆”字。在上述方言中,“杆”字都有上聲一讀,如河津:杆檻<sup>1</sup>kǎ(史秀菊 2004:134);運城:檻杆<sup>2</sup>kǎ(呂枕甲 1991:26)。有的方言學者把“門檻”直接記為“門杆”,可能正反映了人們在使用這個詞時的意識。

### 1.3 讀陽平或平聲的“檻”

#### 1.3.1 五台片府谷、神木、河曲、朔縣、忻州話<sub>2</sub>、忻州話<sub>3</sub>

五台片府谷話“門檻”說[ɛmɔŋ ɛciǎ̃]。府谷的[iǎ̃]韻來自中古咸山攝開口二三四等韻,如:編邊 piǎ̃ | 艱肩 tciǎ̃ | 岩鹽延 ɛiǎ̃。[ɛ]母與曉匣心邪四母對應,根據前文的討論,可以排除精組字。陽平調說明它來自匣母。所以,府谷的[ɛciǎ̃]與咸山攝開口二四等匣母平聲字對應。

忻州<sub>2</sub>“門檻”說[ɛmɔŋ ɛciē],<sup>6</sup>忻州[iē]韻的古今對應關係與府谷相同,“檻”的來源可以確定為咸山攝開口二四等匣母平聲字。

忻州<sub>3</sub>[ɛmɔŋ ɛtɕ<sup>h</sup>iē],對應於咸山攝開口三等群母,見下文的討論。<sup>7</sup>

<sup>6</sup> 忻州話四個單字調:平上 313,陽平 31,去聲 53,入聲 ʔ2。“門檻”三讀,其中溫端政《忻州方言志》記作“門檻 mɔŋ<sup>31</sup> tɕiē<sup>53</sup>”(88頁),溫端政、張光明《忻州方言詞典》記作“門限 mɔŋ<sup>31</sup> ciē<sup>53-31</sup>”(241頁),但是,忻州話連讀變調中並不存在“陽平+去聲=陽平+陽平”的條例(見溫端政 1985:20,溫端政、張光明 1995:5),引者以為,“限”的聲調記作[53-31]是作者在以去聲為本調的認識下所作的處理,其實可以直接記為陽平。

<sup>7</sup> 溫端政、張光明《忻州方言俗語大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2 年版,85頁)記錄了“門檻”的兩個詞形,一個“門限[mɔŋ<sup>31</sup> ciē<sup>53-31</sup>],即本文的忻州<sub>1</sub>,一個“門潛”[mɔŋ<sup>31</sup> tɕ<sup>h</sup>iē<sup>31</sup>],即忻州<sub>3</sub>,和忻州<sub>2</sub>(《忻州方言詞典》所記)聲韻相同,但後字成了陽平。其中[tɕ<sup>h</sup>iē]音節存在去聲和陽平的交替。經和張光明先生核實,忻州“門檻”確實存在三種說法,因地域而有不同。

神木“門檻”有[ $\text{ɹm}^{\text{h}} \text{ɛ} \text{ie}$ ]、[ $\text{ɹm}^{\text{h}} \text{ɛ} \text{x} \text{e}$ ]兩讀，神木的[ie]韻除了咸山攝以外，還有假攝三等、蟹攝開口二等字，與上文懷仁等相同，[ɛ]韻只和咸山攝一二等及三等知系字對應，[ $\text{ɛ} \text{x} \text{e}$ ]的異讀以及和府谷的對應可以排除來自假、蟹二攝的可能。[ $\text{ɛ} \text{ie} / \text{ɛ} \text{x} \text{e}$ ]變讀是見系開口二等字顎化不徹底的反映，說明神木的“檻”應當與咸山攝開口二等平聲匣母字對應。

河曲、朔縣“門檻”都說[ $\text{ɹm}^{\text{h}} \text{ɛ} \text{ie}$ ]，[ $\text{ɛ} \text{ie}$ ]的音韻地位和神木相同，但“檻”沒有洪音讀法，應以府谷話為參照，確定為咸山攝開口二四等匣母平聲字。

### 1.3.2 並州片太谷、清徐話等

並州片大多數方言不分陰平和陽平，其平聲字包括古清平、濁平字。

太谷話“門檻”說[ $\text{ɹm}^{\text{h}} \text{ɛ} \text{ie}$ ]，該方言的[ie]韻來自咸山攝開口二三四等字，例如：艱堅  $\text{ɹ} \text{ɛ} \text{ie}$  | 鴿謙  $\text{ɹ} \text{ɛ}^{\text{h}} \text{ie}$  | 餡現  $\text{ɛ} \text{ie}^{\text{p}}$ （楊述祖 1983:16）。因此，“檻”與咸山攝開口二三四等曉匣母對應。孟縣讀[ $\text{ɹm}^{\text{h}} \text{ɛ} \text{ia}$ ]，來歷和太谷相同。

清徐“門檻檻”[ $\text{ɹm}^{\text{h}} \text{ɛ} \text{ie} \text{ɛ} \text{ie}$ ]，陽曲[ $\text{ɹm}^{\text{h}} \text{ɛ} \text{ie}$ ]，太原<sub>2</sub>“門檻(子)”[ $\text{ɹm}^{\text{h}} \text{ɛ} \text{ie} (\text{ts} \text{ɛ} \text{ɿ}^0)$ ]，壽陽[ $\text{ɹm}^{\text{h}} \text{ɛ} \text{ie}$ ]。其[ie]韻來自中古咸山攝二三四等、假攝三等、蟹攝二等、梗攝二等（幫見組）白讀，例如（潘耀武 1990:17-18，孟慶海 1991:43）：

〈表 1〉清徐、壽陽話 ie 韻字的來源

	餡陷	間山	堅先	謝禡	階皆	懈卦	耕耕
清徐	$\text{ɛ} \text{ie}^{\text{p}}$	$\text{ɹ} \text{ɛ} \text{ie}$	$\text{ɹ} \text{ɛ} \text{ie}$	$\text{ɛ} \text{ie}^{\text{p}}$	$\text{ɹ} \text{ɛ} \text{ie}$	$\text{ɛ} \text{ie}^{\text{p}}$	$\text{ɹ} \text{ɛ} \text{ie}$
壽陽	$\text{ɛ} \text{ie}^{\text{p}}$	$\text{ɹ} \text{ɛ} \text{ie}$	$\text{ɹ} \text{ɛ} \text{ie}$	$\text{ɛ} \text{ie}^{\text{p}}$	$\text{ɹ} \text{ɛ} \text{ie}$	$\text{ɛ} \text{ie}^{\text{p}}$	$\text{ɹ} \text{ɛ} \text{ie}$

根據太谷、孟縣的情況，可以排除假蟹梗攝字，“檻”只能與咸山攝開口二三四等曉匣母對應。

由於並州片不分陰陽平，所以“檻”字和曉匣兩母字對應，但比較其他片的方言，可以排除來自曉母字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太原話在去聲和平聲之間的異讀：太原<sub>1</sub>讀[ $\text{ɹm}^{\text{h}} \text{ɛ} \text{ie}^{\text{p}} \text{ɛ} \text{ie}^{\text{p}}$ ]，太原<sub>2</sub>讀[ $\text{ɹm}^{\text{h}} \text{ɛ} \text{ie} (\text{ts} \text{ɛ} \text{ɿ}^0)$ ]。

## 1.3.3 呂梁片臨縣、佳縣、吳堡話

臨縣、佳縣、吳堡“門檻”讀音類似，如臨縣 [ɛmən̩ ɛɕiɛ]。臨縣 [iɛ] 韻來自中古咸山攝開口一（見系白讀）二三四等、假攝三等（文讀）、蟹攝二等，陽平來自古濁平，如：艱肩秸 ɛtɕiɛ | 寒白閑文嫌鞋文 ɛɕiɛ。臨縣話聲母分尖團，[ɕ] 只有曉匣母字，可以排除假開三；比較其他方言，還可以排除蟹攝二等字（鞋蟹解懈）和咸山攝一等字。這樣，[ɛɕiɛ] 只能對應於咸山攝開口二四等匣母平聲。佳縣 [ɛɕiɛ]、吳堡 [ɛɕiɛ] 的古今音對應關係和臨縣相同（吳堡咸山攝開口一等見系字不讀細音，比臨縣簡單），“檻”的來歷也應相同。

## 1.3.4 上黨片武鄉、襄垣話，大包片和順、左權話

這幾個方言的共同特點是，“檻”讀送氣塞擦音聲母。

武鄉話、襄垣話。武鄉話“門檻”說“門檻子”[ɛmən̩ ɛtsʰei tɔ̃<sup>0</sup>]，該方言咸山攝開口二三四等字與蟹止攝合口、開口幫組字合流為 [ei] 韻，不過，[tsei tsʰei sei] 只和咸山攝開口二三四等字對應，[tsʰ] 母來自清從溪群母（史素芬、李奇 1990:14）。襄垣話“門檻”說 [ɛmən̩ ɛtɕʰiei]，[iei] 韻只和 [tɕ tɕʰ ɕ] 聲母和零聲母配合，[tɕʰ] 來自清從溪群母（陳潤蘭、李唯實 1984:16）。請比較：

〈表 2〉武鄉、襄垣話咸山攝二三四等字的讀音

	“檻”	監見銜＝艱見山	限匣產	煎精仙＝堅見先	先心先	現匣霰
武鄉	ɛtsʰei	ɛtsei	sei <sup>ɿ</sup>	ɛtsei	ɛsei	sei <sup>ɿ</sup>
襄垣	ɛtɕʰiei	ɛtɕiei	ɕiei <sup>ɿ</sup>	ɛtɕiei	ɛɕiei	ɕiei <sup>ɿ</sup>

排除清從溪母以後，“檻”只能與咸山攝開口群母三等平聲字對應。

和順話、左權話。和順“門檻”說 [ɛmən̩ ɛtɕʰiæ]，左權說 [ɛmən̩ ɕie<sup>0</sup> ~ ɛmən̩ tɕʰie<sup>0</sup>]，後者讀輕聲，應是陽平的弱化。和順 [iæ] 韻字對應於中古的咸山攝二三四等韻，如：監間鍵堅 ɛtɕiæ | 閑嫌賢 ɛɕiæ（田希誠 1990:27-28）。因此，[ɛtɕʰiæ] 只能來自咸山攝群母三等字。左權話 [ie] 韻除了有個別入聲字以外，跟和順話 [iæ] 韻完全對應，來源應與和順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左權話在擦音和送氣塞擦音聲母之間存在文白異讀，例如：降江匣 ɛɕio 文 / ɛtɕʰio 白 | 鉦元曉 ɛɕie 文 / ɛtɕʰie 白（王希哲 1991:10）。因此，[ɛmən̩ ɕie<sup>0</sup>]



和 [ɛməŋ tɕ<sup>h</sup>ie<sup>0</sup>] 構成文白異讀，[tɕ<sup>h</sup>ie<sup>0</sup>] 是更地道的口語音。這就提示我們，這個字也有可能來自匣母。<sup>8</sup>

考慮到其他方言與左權話一樣，[tɕ<sup>h</sup>] 有可能屬於白讀，<sup>9</sup> 則“檻”的來源在群母三等之外，還應加上匣母二四等平聲字。

### 1.3.5 五台片定襄話、並州片文水話

這兩個方言的共同特點是咸山攝二等與一三四等主要元音有區別。

定襄話“門檻”說 [ɛməŋ ɛiẽ]。不過，它的 [iẽ] 韻只與咸山攝開口三四等對應，咸山攝二等字讀 [iã] 韻（陳茂山 1995:23-26）。文水話“門檻檻”讀 [ɛməŋ ɛien ɛien]，[ien] 韻也只與咸山攝三四等字對應，二等字混入宕江攝文讀 [aŋ iaŋ] 韻（胡雙寶 1990:39-41）。請比較：

〈表3〉定襄、文水話咸山攝二三四等字的讀音

	“檻”	建願韻	見霰韻	監銜韻艱山韻	銛陷韻限產韻
定襄	ɛiẽ	tɕiẽ <sup>˥</sup>	tɕiẽ <sup>˥</sup>	ɛtɕiã	ɕiã <sup>˥</sup>
文水	ɛien	tɕien <sup>˥</sup>	tɕien <sup>˥</sup>	ɛtɕiaŋ	ɕiaŋ <sup>˥</sup>

如果綜合考慮聲母、韻母的話，定襄、文水的“檻”只能來自咸山攝開口四等匣母平聲字。值得注意的是，定襄和文水（以及 1.1.2 節的祁縣，緊鄰文水）分屬五台片和並州片，地域上並不相連，它們不約而同地將“檻”讀如匣母四等，絕不是偶然現象。如果用嚴格的比較法，拿定襄、文水作為以上其他方言的參照，那就只能確定這些方言“門檻”的後字來源於咸山攝開口四等匣母平聲字。

### 1.3.6 志延片延川話

延川話“門檻”說 [ɛməŋ ɛxã]。延川話山攝見系開口一等字有文白異讀，白讀為 [wẽ] 韻，與咸攝有別。文讀為 [ã] 韻，與二等字沒有區別，例如：甘干文

<sup>8</sup> 仔細觀察左權、和順的地理位置，就可以理解左權“門檻”一詞存在文白異讀的原因：它的西鄰並州片“檻”讀 [ɕ] 母（其中太原話是晉語的權威方言），南鄰上黨片“檻”讀 [\*tɕ<sup>h</sup>] 母，地處兩片方言之間，異讀的形成當與方言接觸有關。

<sup>9</sup> 這種白讀音屬殘存現象，容易被忽略和誤解，正如“橫”晉陝方言白讀 [ɛɕya / ɛɕye]，不少學者以為是“斜”的讀音。

ㄍㄢ̃ ≠ 干白 ㄍㄨ̃ ≠ 撼漢文陷白限白 xā̃ ≠ 漢白 xũ (張崇 1990:32-36)。因此，可以肯定 [xā̃] 來源於咸攝一等、咸山攝開口二等匣母字。神木話“檻”的又讀 [xɛ] 跟延川話對應。

### 1.3.7 陽平或平聲字“檻”的來源<sup>10</sup>

“檻”讀平聲的方言中，除了定襄、文水、上黨片以外，其他地方的“檻”十分一致，可以推定來源於咸山攝開口二四等匣母字。上黨片的讀音既然可能是殘存的白讀，那就說明它們的“門檻”一詞既可能來自群母，也有可能來自匣母。由於這些方言已不存在成系統的[擦音/送氣塞擦音]之間的文白異讀，字形和字音脫節，讓人以為它是一個來自群母的字。

定襄、文水以及祁縣話區分咸山攝二等韻和一二四等韻，而“門檻”的讀音同周邊方言又如此相似，認為來自不同的字很難令人接受。這樣，就存在三種可能：第一，定襄、文水代表上述方言早期的共同情況，那“檻”就只能來自匣母四等字。第二，定襄、文水話“門檻”的後字發生過特殊的演變，是例外字。第三，它們的“門檻”是從周圍方言借入的，因此讀音相似但音類並不對應。到底哪一種可能性最大，我們把平聲類和去聲類放在一起進行比較：

〈表4〉定襄等方言“檻”與中古音的對應關係

聲 調	平 聲 類			去 聲 類		
方言點	定襄	太谷	延川	祁縣	平遙	永和
今讀音	ɛĩ	ɛĩ	xā̃	ɛĩ <sup>˥</sup>	ɛĩ <sup>˥</sup>	xAŋ <sup>˥</sup>
古聲母	匣母	匣母	匣母	匣母	匣母	匣母
古韻攝	四等	二四等	一二等	四等	二四等	一二等
古聲調	濁平	濁平	濁平	去、濁上	去、濁上	去、濁上

從〈表4〉看，讀平聲和去聲的方言中，存在一種平行的矛盾現象：定襄類和延川類方言韻母的古今對應關係恰好相反，互不相容。也就是說，不論平聲還是去聲，定襄、祁縣的韻母對應只能使我們把“檻”的來源確定為匣母四等，而延川、永和等的聲母則提示其來歷為匣母一二等，太谷、平遙等介於這兩者之間。這種讀音近似而音類不對應的現象絕非偶然，也許正反映了晉語、汾河片方

<sup>10</sup> 為行文簡潔起見，下文一律用“平聲”代表“陽平和平聲”。

言“檻”的來源密切相關。就我們目前的認識，它來源於匣母二等字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說，這三個方言“門檻”的讀法是從周邊方言借入的，所以會出現與平遙、太原等讀音相近卻不對應的情況。<sup>11</sup>

據此可以確定讀平聲的“檻”來自匣母二等，神木話 [ɛ̃iɛ ~ ɛ̃xɛ] 兩讀，也支持這個推論。<sup>12</sup>

另一個問題是，“門檻”後字讀平聲的，到底來源於什麼聲調？前文的討論都將其來源指向中古咸山攝二等匣母平聲字。但是，從不同聲調的地域分布來看，北端的大包片和偏南的志延片多讀去聲，南端的汾河片多讀上聲，上黨片多讀陽平，其餘的五台片、並州片、呂梁片方言中，平聲和去聲的讀法錯雜分布，讀去聲、上聲的方言對平、去雜處的方言大致形成包圍之勢。這使我們相信，它們的來源應當與讀去聲的方言一致，是後代的音變導致這些方言中“檻”字由去聲（濁上）變成平聲。支持這一推斷的證據是：太原話“檻”有 [ɛ̃iɛ<sup>˥</sup>]、[ɛ̃iɛ] 兩讀，忻州話有 [tɕ'iɛ<sup>˥</sup>]、[ɛ̃tɕ'iɛ]、[ɛ̃iɛ] 三讀，這種內部分歧固然可能是方言接觸的結果，但也說明“檻”字讀平聲和去聲的關係密切。

至於“檻”通過什麼途徑由去聲轉入平聲，我們以為，應當和它處於後字的位置有關，而其間的橋樑則是輕聲。晉語中，不少方言的平聲和去聲在雙音詞後字位置上有互相轉換的現象。其中輕聲字轉入去聲在北方方言中比較普遍，不限於平聲字，即所謂“輕聲變去”，如神木話：

玫瑰 ɛ̃mei kuei<sup>˥</sup> | 蘑菇 ɛ̃muo ku<sup>˥</sup> | 芫荽 ɛ̃iɛ suei<sup>˥</sup> | 蛭蜒 ɛ̃iəu iɛ<sup>˥</sup> |  
 筓帚 ɛ̃t<sup>h</sup>io tɕu<sup>˥</sup> | 巴掌 ɛ̃pa tɕã<sup>˥</sup> | 蘿蔔 ɛ̃luo pu<sup>˥</sup>

另一方面，也存在去聲字轉入平聲的現象，其中大都是口語常用詞。如神木話：

師父 ɛ̃sɿ ɛ̃fu | 姑父 ɛ̃ku ɛ̃fu（比較：姨夫 ɛ̃i fu<sup>0</sup>）| 抽屜 ɛ̃ts<sup>h</sup>əu ɛ̃t<sup>h</sup>i |  
 介紹 tɕiɛ<sup>˥</sup> ɛ̃ʂo | 品行 ɛ̃p<sup>h</sup>iɿ ɛ̃ɕiɿ | 保衛 ɛ̃po ɛ̃vei（邢向東 2002:172）<sup>1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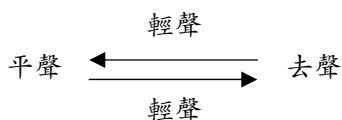
<sup>11</sup> 字詞讀音的借入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同方言之間音類相對應的折合借音，另一類是直接借入字詞的音值，但音類關係不對應。定襄、祁縣、文水話“門檻”後字的借音屬第二類借音，下文古縣話“拿”義詞的讀音亦屬此類。見邢向東 (2002:186-187)。

<sup>12</sup> 對神木話的兩讀，也可以從方言接觸的角度來認識。神木周圍的五台片、呂梁片方言，“檻”正好有兩類讀音，綏德、米脂讀 [xæ<sup>˥</sup>]（見下文），府谷、佳縣、臨縣等讀 [ɛ̃iɛ]，神木話的讀法可能是受周邊方言影響形成的異讀，並不是方言自身演變的結果。

<sup>13</sup> 神木話單字調中陰平和上聲不分，但連調行為有所不同，這裡為了反映連讀變調，特意加以區分。

再如清徐話，下列按規律當讀去聲的字讀平聲：“痹屨誼隧芋帕障薩稼召詔嘯燭贈仲”（潘耀武 1990:31），除了少數可能是聲旁類推之外，大都是用在雙音詞後字上。

在雙音詞後字位置上平聲、去聲之間的轉換中，輕聲是過渡的橋樑。可用下圖表示：



也就是說，當平聲字處於雙音詞後字的位置並輕讀時，有可能變讀去聲，反過來，當去聲字處於雙音詞後字的位置並輕讀時，同樣有可能變讀平聲。兩者方向互逆，通道一致。雙音詞後字位置上平聲、去聲之間的互相轉換，有的要經過輕讀的階段，有的則不一定先輕讀、再轉換。這裡，輕讀實際上構成了一種“心理的橋樑”。“門檻”在晉語五台片、呂梁片、並州片的一部分方言中，可能就是經過這座“橋樑”，由平聲變讀為去聲。溫端政、張光明《忻州方言詞典》把“門檻”記為 [məŋ<sup>31</sup> ɕiẽ<sup>53-31</sup>]（即後字由去聲變讀陽平），而不直接記為 [məŋ<sup>31</sup> ɕiẽ<sup>31</sup>]，正是這種心理的典型體現。“檻”在天鎮話中去聲、輕聲兩讀，在左權話中讀輕聲，為上面的推斷提供了現實依據。

此外，“檻”讀平聲還可能受到了指稱對象相關、運用環境相近的“門前、門簾、門關子/門門、門神”等的吸引，尤其是“前、簾”兩字與“檻”韻母相同，由它們類推出“（門）檻”平聲的讀音，是完全可能的。<sup>14</sup>

總之，“檻”由去聲轉讀平聲，應當是後字位置的輕讀和同類詞的吸引兩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樣看來，“門檻”後字讀陽平或平聲的方言，“檻”的來源也當與去聲相同，即中古咸山攝二等匣母上聲的“限”、“檻”兩字。鑒於前述韓城話的讀音，我們更傾向於認為本字是咸攝的“檻”字。

## 1.4 結語

如果把開口二等匣母字“檻”推定為晉語和汾河片等“檻”的來源，還需要

<sup>14</sup> 這點是審稿人提醒作者的，謹此致謝。

解釋，為什麼它們有的讀擦音，有的讀送氣塞擦音（有趣的是，只有山西話存在塞擦音一讀）？我們知道，匣母同見溪群母之間的讀音交替是很常見的現象。進一步分析，其塞擦音的讀法可能來自上古群母。李榮先生在〈從現代方言論古群母有一、二、四等〉中，曾列舉閩、吳、徽、蘇北等方言的“寒汗猴咬懸厚環銜攢隄攔懷鯁”等十三字，論證這些字分屬於上古群母的一、二、四等。李先生指出：“總起來說，古代有些方言，群母分布範圍較廣，除三等外，也見於一、二、四等。本文用為例證的十三個字，……就‘等’說，一、二等各六個字，四等一個字。就聲母說，匣母字最多，有八個，其餘五個，三個是見母（“攢”依廣州音列見母），一個是溪母（“隄”依泰州、如皋音列溪母），一個是疑母。”（李榮 1982:125）“檻”是匣母二等字，“門檻”是極其古老的詞，在這一帶方言中有的讀如群母，有的讀如匣母，發生 [x/kʰ] 的交替，可能性很大，這和晉語、中原官話不少方言“葫蘆”、“核桃”、“蛤蟆”前字以及前綴“圪”（均為中古匣母字）的聲母 [x/kʰ/k] 交替，是同樣的原因（邢向東 2009）。<sup>15</sup> 值得注意的是，忻州話 [ɛmən̩ ɛtɕiẽ]、[ɛmən̩ tɕʰiẽ̃]、[ɛmən̩ ɛtɕʰiẽ] 三讀，左權話 [ɛmən̩ ɛiẽ̃]、[ɛmən̩ tɕʰiẽ̃] 兩讀，忻州、左權話可以看成是縮小了的山西方言，同一縣方言中的異讀恰好說明擦音、塞擦音兩種讀音是同源的，在方言中都存在，而且有所競爭。

## 2. “拿”義詞

多數晉語研究者認為部分晉語和汾河片方言用“荷”表示“拿”。“荷”：《廣韻·哿韻》：“負荷也。胡可切。”據姚勤智 (2007:61-62)，這個詞分布在晉語並州片、呂梁片、上黨片以及中原官話汾河片。此外，還可加上五台片綏德話和志延片延川話。<sup>16</sup>

“荷”是陰聲韻字，所以在晉語和汾河片照例應當讀作陰聲韻。但是，在很多方言中，這個詞卻帶有鼻尾或讀鼻化韻母。這種情況使我們對“拿”義詞的本字產生疑惑。在此，我們對晉語和汾河片中表示“拿”的詞進行梳理和歸納，提出一點新的看法。

<sup>15</sup> 一位審稿人指出：“兩位作者還要將晉語所見的各種現象直接與上古漢語聯繫起來，論證似乎有邏輯，但評者則覺得危險。古代漢語群母和匣母的關係是一個問題，但“門檻”一詞後世的變化可能與此沒有直接的關係。”審稿人的提醒很有見地。不過就筆者目前的認識，將“檻”與“圪、葫”等作統一解釋，從上古漢語匣、群二母的關係出發仍較有說服力。

<sup>16</sup> 關中話、甘肅話也有這個詞分布。

## 2.1 讀如果攝開口一等曉母

### 2.1.1 並州片

正如侯精一、溫端政 (1993:388) 和姚勤智 (2007:61-62) 所指出，多數並州片方言具有獨特的“拿”義詞，一般認為其本字為“荷”。

比如清徐話“拿”說 [ˈxɿw]。除了青少年所使用的新讀以外，清徐的 [ɿw] 韻 k 組字只與果攝開口一等對應。例如：哥歌 ɬkɿw | 我 ɿwɿ | 賀 xɿw˥。上聲與古清上聲和次濁上聲對應，[x] 聲母則來自曉母和匣母。可見，清徐的“拿”義詞 [ˈxɿw] 只能與中古果攝開口一等上聲“哿韻曉母”對應，捨此無他。

孝義 [ˈxE]、太原 [ˈxɿ]、平遙 [ˈxei]、婁煩 [ˈxə] 的“拿”義詞也如此，均與“哿韻曉母”對應。

介休 [ˈxiɛ]、文水 [ˈxəɪ]、壽陽 [ˈxəw] 的“拿”義詞的韻母除了“哿韻”以外還有其他的來源。比如壽陽的 [əw] 韻還有流攝一等的來源。儘管如此，從清徐等方言的情況來看，介休等三個方言的“拿”義詞無疑也與“哿韻曉母”對應。

### 2.1.2 呂梁片

呂梁片靜樂話“拿”說 [ˈxɿw]。與清徐話一樣，靜樂的 [ɿw] 韻 k 組字僅與果攝開口一等對應。例如：哥歌 ɬkɿw | 我 ɿwɿ | 賀 xɿw˥。上聲與古清上聲和古次濁上聲對應，[x] 聲母則來自曉母和匣母。靜樂的“拿”義詞只能與中古果攝開口一等上聲“哿韻曉母”對應。

汾西 [ˈxu]、臨縣 [ˈxɔ̃]、永和 [ˈxuə]、吳堡 [ˈxəu] 的“拿”義詞的韻母除了歌哿箇韻以外還均與宕江攝開口對應。例如：

〈表 5〉汾西、臨縣、永和、吳堡“拿”義詞的讀音

	汾西	臨縣	永和	吳堡
“拿”	ˈxu	ˈxɔ̃	ˈxuə	ˈxəu
賀箇韻	xu˥	xɔ̃˥	xuə˥	xəu˥
糠唐韻	ɬʰu	ɬʰɔ̃	ɬʰuə	ɬʰəu

永和的 [uə] 韻和吳堡的 [əu] 韻還與果宕攝合口一等對應。比如“歌歌韻”

“鍋戈韻” “光唐韻合口” 永和都讀作 [ɬkuə]。另外，永和話的陰平包括清上聲和次濁上聲。

儘管如此，從靜樂話以及並州片的讀音來看，把汾西等四個方言中“拿”義詞的讀音來源認定為“哿韻曉母”大概沒有太大的問題。<sup>17</sup>

### 2.1.3 汾河片洪洞話、臨汾市屯里話

汾河片洪洞話和臨汾市屯里話中“拿”義詞的讀音也與汾西等三個呂梁片方言相同，與果攝開口一等和宕江攝開口對應。例如：

〈表 6〉洪洞、屯里“拿”義詞的讀音

	洪洞	屯里
“拿”	<sup>55</sup> xo	<sup>55</sup> xɔ
賀箇韻	xo <sup>21</sup>	xɔ <sup>21</sup>
巷江韻	xo <sup>21</sup>	xɔ <sup>21</sup>

我們認為洪洞等三個方言中“拿”義詞的讀音也與“哿韻曉母”對應。

### 2.1.4 汾河片臨汾話和呂梁片蒲縣話

汾河片臨汾話和呂梁片蒲縣話中“拿”義詞的讀音有所不同，其韻母與果攝開口一等和宕江攝開口對應。蒲縣的 [uo] 韻還與宕攝合口對應。例如：

〈表 7〉臨汾、蒲縣“拿”義詞的讀音

	臨汾	蒲縣
“拿”	xɔ <sup>21</sup>	xuo <sup>21</sup>
賀箇韻	xɔ <sup>21</sup>	xuo <sup>21</sup>
炕宕韻	k <sup>h</sup> ɔ <sup>21</sup>	k <sup>h</sup> uo <sup>21</sup>

去聲與古清去聲和古濁去聲對應，[x] 聲母則來自曉母和匣母。從並州片和

<sup>17</sup> 呂梁片神木南鄉話的 [<sup>55</sup>xɿ] 和佳縣話的 [<sup>55</sup>xɿ] 也應當屬於這一類。

呂梁片的讀音來看，可以推測臨汾和蒲縣“拿”義詞的韻母來自箇韻，聲母則來自曉母，即“箇韻曉母”。只有去聲與其他方言的上聲不一致。

### 2.1.5 呂梁片吉縣話

吉縣話的“拿”義詞讀作 [xuo<sup>3</sup>]。韻母的讀音與蒲縣等方言相近，但吉縣的 [uo] 韻與果攝開口一等和宕江攝開口不對應，而與果攝合口一等和宕攝合口對應。例如：鍋戈韻 ɬkuo | 課過韻 k<sup>h</sup>uo<sup>3</sup> | 火果韻 ɿxuo；光唐韻合口 ɬkuo | 黃唐韻合口 ɿxuo。試比較：我哥韻 ɿŋə | 賀箇韻 xə<sup>3</sup>；糠唐韻開口 ɬ<sup>h</sup>əŋ | 巷絳韻 xəŋ<sup>3</sup>。去聲也不符合洪洞、屯里以及並州片、呂梁片多數方言的上聲，而符合臨汾和蒲縣的去聲。

現在掌握的材料中只有吉縣的“拿”義詞讀音相當於果宕攝合口字。由此我們推測，吉縣話的“拿”義詞 [xuo<sup>3</sup>] 是從周圍的方言中引進的借詞。比如，蒲縣去聲的調值爲 [33]，與吉縣去聲的調值 [33] 相同，所以蒲縣話和鄰縣吉縣話的“拿”義詞都讀作 [xuo<sup>33</sup>]，同音。

## 2.2 讀如曾梗攝一二等

### 2.2.1 上黨片長子話、陵川話、襄垣話、武鄉話

上黨片長子話“拿”說 [ɿxəŋ]。長子的 [əŋ] 韻 k 組字只與梗攝二等和曾攝開口一等對應。例如：坑庚韻開口 ɬ<sup>h</sup>əŋ | 耕耕韻開口 ɬkəŋ | 橫庚韻合口 ɿxəŋ | 恒登韻開口 ɿxəŋ。上聲與古清上和次濁上聲對應，[x] 聲母則來自曉母和匣母。可見，長子的“拿”義詞 [ɿxəŋ] 只能與中古曾梗攝一二等上聲曉母對應。陵川話的“拿”義詞 [ɿxəŋ] 也如此。

襄垣（讀作 [ɿxəŋ]）和武鄉（讀作 [ɿxaŋ]）的“拿”義詞的韻母除了曾梗攝一二等以外還與臻攝開口一等對應。比如武鄉：坑庚韻開口 ɬ<sup>h</sup>aŋ | 耕耕韻開口 ɬkaŋ | 恒登韻開口 ɿxaŋ；跟痕韻 ɬkaŋ | 痕痕韻 ɿxaŋ。儘管如此，從長子和陵川的讀音來看，我們可以排除臻攝開口一等的來源。襄垣和武鄉的“拿”義詞也與曾梗攝一二等上聲曉母，即“等梗耿韻曉母”對應。

### 2.2.2 上黨片屯留話、沁縣話

上黨片屯留話“拿”說 [ɿxəŋ]。屯留的 [əŋ] 韻 k 組字只與梗攝開口二等和曾攝開口一等對應。例如：坑庚韻開口 ɬ<sup>h</sup>əŋ | 耕耕韻開口 ɬkəŋ | 恒登韻開口 ɿxəŋ。陽平除



了古濁平以外還與古全濁上和濁去聲對應，[x] 聲母則來自曉母和匣母。沁縣話中“拿”義詞亦讀作 [ɣxəŋ]。只是沁縣 [əŋ] 韻 k 組字還有臻攝開口一等的來源。如：坑庚韻開口 ɕk<sup>h</sup>əŋ | 耕耕韻開口 ɕkəŋ | 恒登韻開口 ɣxəŋ；跟痕韻 ɕkəŋ | 痕痕韻 ɣxəŋ。不過，和屯留的讀音比較，可以排除臻攝開口一等的來源。陽平則只能來自古濁平聲。總之，屯留和沁縣的“拿”義詞與曾梗攝一二等平聲匣母，即“曾庚耕韻匣母”對應。

## 2.3 讀如“產潛韻開口曉母”

### 2.3.1 志延片延川話

延川話的“拿”義詞讀作 [ɣxǣ]。就白讀音來說，延川的 [ǣ] 韻 k 組字與咸攝一二等和山攝開口二等對應。例如：暗勘韻 ɣŋǣ | 鹹咸韻 ɣxǣ；限產韻 ɣxǣ。寒韻開口見系的白讀音則讀作 [wǣ] 韻，不讀 [ǣ] 韻。例如：肝 ɕkwǣ | 罕 ɣxwǣ。除“尷尬”的“尷”以外，讀 [ǣ] 韻的二等字限於匣母字，沒有曉母字。這是因為咸山攝二等陽聲韻裡不存在口語中所使用的曉母字。鎋韻開口曉母的“瞎”延川讀作 [xǣ]，尚未產生顎化，說明咸山攝二等陽聲韻的曉母本來也會有讀 [ǣ] 韻的反映。<sup>18</sup> 延川的上聲除了古清、次濁上聲以外還與古全濁上聲和古去聲對應，[x] 聲母則來自曉母和匣母。延川的“拿”義詞應與咸攝一二等山攝開口二等上聲、去聲曉母對應。

### 2.3.2 汾河片萬榮話、河津話以及韓城話

萬榮話的“拿”義詞讀作 [ɣxǣ]。韻母與咸山攝開口一二等對應，聲母與曉母和匣母對應，聲調則來自古清、次濁上聲。

河津話的“拿”義詞也讀作 [ɣxǣ]。聲母和調類與萬榮相同。只是韻母的對應情況有所不同。這個方言的口語詞仍然保存咸攝和山攝開口之間的區別，咸攝字多讀作 [aŋ iaŋ] 韻，而大多數山攝開口字則不讀 [aŋ iaŋ] 韻。以下是見系字的例子：

咸攝 敢 ɣkaŋ | 庵 ɣjaŋ | 暗 ɣjaŋ<sup>˥</sup> | 咸 ɣxaŋ | 飴 xaŋ<sup>˥</sup> | 欠 tɕ<sup>h</sup>iaŋ<sup>˥</sup> | 鉗 ɕtɕ<sup>h</sup>iaŋ  
山攝 肝 ɕkǣ | 安 ɣŋǣ | 寒 ɣxǣ | 見 tɕǣ<sup>˥</sup> | 牽 ɕtɕ<sup>h</sup>ǣ

<sup>18</sup> 下面討論的萬榮話、韓城話、河津話和綏德話也存在相同的情況。

山韻二等“閑”有 [ɛxǣ] 和 [ɛxan] 的兩讀，後者讀如咸攝（史秀菊 2004: 134, 138）。

雖然這個區分是一種殘留現象，難免存在一部分例外，<sup>19</sup> 但可以推測河津的“拿” [ɛxǣ] 更有可能與山攝對應。韓城話說 [ɛxǣ]，語音對應關係也與河津相同。我們初步認為河津等三個方言中“拿”義詞與山攝開口一二等上聲曉母對應。<sup>20</sup>

### 2.3.3 五台片綏德話

綏德話的“拿”義詞讀作 [ɛxǣ]。[ǣ] 韻來自咸攝一二等和山攝開口一二等。陰平除了古清平以外還有古清、次濁上聲的來源。但是從其連讀調的調值 [21] 來看，[ɛxǣ] 應當來自古清、次濁上聲，因為來自古清平的陰平不會變 [21]。[x] 聲母則來自曉母和匣母。總之，綏德“拿”義詞的對應情況與萬榮和韓城相同。

### 2.3.4 小結

延川的“拿”義詞與咸攝一二等山攝開口二等上聲曉母對應，河津的“拿”義詞則最可能與山攝開口一二等上聲曉母對應。韻母應當來自山攝開口二等：

〈表 8〉延川和河津“拿”義詞的韻母來源

	咸攝一二等	山攝開口一等	山攝開口二等
延川 [ǣ] 韻	+	—	+
河津 [ǣ] 韻	—	+	+

可見，共同的音韻地位可以初步確定為山攝開口二等上聲曉母，即“產潛韻開口曉母”。這個音韻地位也能解釋萬榮、韓城、綏德三個方言的“拿”義詞讀音。

<sup>19</sup> 比如山攝字讀作 [an] 韻的例外還有：潰 tsan<sup>21</sup> | 散 san<sup>21</sup> | 肩 tɕan<sup>21</sup>。另外桓韻的“半”讀作 [pan<sup>21</sup>]。

<sup>20</sup> 合陽話的 [ɛxǣ] 也屬於這一類。另外，關中不少方言這個詞的說法和韓城、合陽相同。

## 2.4 讀如入聲

除了以上三大類讀音以外，“拿”義詞還有入聲的讀音，分布在並州片和呂梁片。我們認為這一讀音是經過促化的讀音，具體討論請看 2.5 節結語。

### 2.4.1 並州片祁縣話、太谷話

祁縣話的“拿”義詞讀作 [xɑŋ<sub>2</sub>]。[ɑŋ] 韻 k 組字主要與咸山宕梗攝開口一二等入聲對應。[x] 聲母與曉母和匣母對應，陽入則來自古濁入。

太谷話的“拿”義詞讀作 [xaŋ<sub>2</sub>]，與祁縣的 [xɑŋ<sub>2</sub>] 比較接近。只是除了“瞎鐺韻開口”以外，祁縣的 [ɑŋ] 韻 k 組字與太谷的 [aŋ] 韻 k 組字不對應，而與 [iaŋ] 韻 k 組字對應。比如“合、盒、鶴”祁縣讀作 [xɑŋ<sub>2</sub>]，太谷則讀作 [xiaŋ<sub>2</sub>]。另外，太谷“拿”義詞除了 [xaŋ<sub>2</sub>] 以外還有 [xəŋ<sub>2</sub>] 的又讀（楊述祖 1983:37）。

### 2.4.2 並州片陽曲話

陽曲話“拿”義詞讀作 [xəŋ<sub>2</sub>]。[əŋ] 韻 k 組字的來源較複雜。“咯、閣、刻、克、黑、核審~、郝”等字都讀作 [əŋ] 韻。聲母與曉母和匣母對應，陰入則來自古清入和次濁入。

### 2.4.3 呂梁片中陽話

中陽話的“拿”義詞讀作 [ˈxa]，與“盒、匣”同音。除了“盒、匣”以外，[a] 韻以假攝開口字為主，而且不拼 [k k<sup>h</sup>] 聲母。[x] 聲母與曉母和匣母對應。中陽話的上聲來自古清、次濁上聲以及古濁入聲。因此除了入聲的來源以外也有來自古清、次濁上聲的可能。

## 2.5 結語

晉語和中原官話汾河片共有的表示“拿”的詞，它的讀音主要分為以下三大類：

- (1) “哥韻曉母”（多數）和“箇韻曉母”（少數）
- (2) “等梗耿韻曉母”和“曾庚耕韻匣母”
- (3) “產潸韻開口曉母”

第一類讀音分布在並州片和呂梁片以及汾河片的北部，面積最大。第二類只分布在上黨片，說明上黨片的獨立性。第三類則分布在汾河片的西部以及志延片。

大多數晉語研究者把這個詞寫作聲韻匣母“胡可切”的“荷”。但是以上三種讀音均不合乎“胡可切”。而且第二種和第三種讀音帶有鼻尾，“胡可切”不能解釋這個鼻尾。另外，儘管如 1.3.3 節所指出，晉南、關中方言中存在古去聲、全濁上字讀作上聲的現象，但是“拿”義詞的上聲調除了晉南、關中方言以外還廣泛分布於缺乏這種聲調特例的方言中。所以，我們可以不考慮“拿”義詞來自古去聲或全濁上字的可能性。“荷”恐怕不是本字。<sup>21</sup>

從最嚴格的立場來說，以上三類讀音分別代表了三個不同的詞。但是我們不主張這個觀點，而主張這些形式均來自同一個來源。在同一個方言區存在三種來源不同但具體讀音和詞義都很相似的詞語，這實在是一個難以令人接受的情況。

“拿”義詞是一個極其常用的詞，所以和不常用的詞相比往往讀得較輕。太谷話的“拿”義詞有 [xaŋ<sub>2</sub> ~ xəŋ<sub>2</sub>] 的兩讀現象。<sup>22</sup>（楊述祖 1983:37）[xəŋ<sub>2</sub>] 的央元音 [ə] 就是輕讀的一種表現。常用字產生不規則音變時，它的元音一般是向 [ə] 的方向變的，如普通話的“了 [lǎo]”。<sup>23</sup> 陽曲的 [xəŋ<sub>2</sub>] 也應來自早期的 \*xaŋ。即：xuŋ 祁縣 > xaŋ ~ xəŋ 太谷 > xəŋ 陽曲（在此不考慮調類）。在上文 2.4 節裡我們列舉了讀作入聲的“拿”義詞，與以上三大類都不對應。這些入聲的調類我們認為也是輕讀的表現之一。由於讀得較輕較短，所以才變為入聲。<sup>24</sup>

以上三種互不對應的讀音也應當是因為輕讀的作用而形成的。

我們認為最接近原始形式的是 (3) “產潛韻開口曉母”的讀音，在汾河片中的早期形式可以擬作 \*<sup>ʰ</sup>xǣ 或 \*<sup>ʰ</sup>xǎ（以下以 \*<sup>ʰ</sup>xǣ 為代表）。

(2) “等梗耿韻曉母”和“曾庚耕韻匣母”在上黨片中的早期形式可以擬作 \*<sup>ʰ</sup>xəŋ 和 \*<sup>ʰ</sup>xəŋ。主要元音 \*ə 是 \*<sup>ʰ</sup>xǣ 的韻母舌位央化的結果。<sup>25</sup> 後一讀音的陽平目前無法解釋。但從多數方言的上聲調來看，陽平顯然是後起的調類。(3) \*<sup>ʰ</sup>xǣ 大概來自更早期的 \*<sup>ʰ</sup>xæn 或 \*<sup>ʰ</sup>xan（以下以 \*<sup>ʰ</sup>xæn 為代表），因為這個韻母只與

<sup>21</sup> 在南方方言當中，客家話確實使用“荷”，表示“挑擔”的“挑”。例如梅縣：荷 ɬ<sup>h</sup>ai（北京大學 2005:348）。如果今後能夠找到晉語和汾河片的“拿”義詞來自“荷”的確鑿證據，我們十分歡迎。因為，這樣就有條件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荷”字發展史的研究。

<sup>22</sup> 太谷話裡不存在像太原話那樣的 [aŋ] 韻和 [əŋ] 韻之間的轉移或文白異讀現象。

<sup>23</sup> 關於輕讀引起的例外性語音演變，可參看平山久雄（1993:10-12）和崔建新、黎意（1995）。

<sup>24</sup> 這些讀音明確地說明晉語和中原官話汾河片中“拿”義詞會產生語音弱化。

<sup>25</sup> 比如，閩語瓊文區海口話中表示“人”的“儂”既可以讀作 [ənəŋ] 也可以讀作 [ənəŋ]（陳鴻邁 1996:221）。後一讀音與其他閩語不對應，應該是例外性讀音。與 [a] 相比，舌位較為接近 [ə]。

山攝開口二等對應。 $*^{\text{c}}\text{x}\tilde{\text{a}}$  或  $*^{\text{c}}\text{x}\tilde{\text{a}}\text{n}$   $>$   $*^{\text{c}}\text{x}\tilde{\text{a}}\text{ŋ}$  的演變當中，鼻音成分的演變也特殊。 $*^{\text{c}}\text{x}\tilde{\text{a}}$  或  $*^{\text{c}}\text{x}\tilde{\text{a}}\text{n}$  的鼻音成分在上黨片中照例應變成  $*\text{n}$ ，但“拿”義詞裡卻變成  $*\text{ŋ}$ 。目前還無法解釋這個例外性演變。

(1) “哿韻曉母”在並州片和多數呂梁片方言中的早期形式可以擬作  $*^{\text{c}}\text{x}\text{y}$  或  $*^{\text{c}}\text{x}\tilde{\text{a}}$ （以下以  $*^{\text{c}}\text{x}\text{y}$  為代表）。從各地方言的讀音來看，至少可以肯定元音無法擬為低元音。這應當是  $*^{\text{c}}\text{x}\tilde{\text{a}}$  先失去鼻音成分變為  $*^{\text{c}}\text{x}\tilde{\text{a}}$  後，再產生元音舌位央化的讀音。<sup>26</sup>  $*^{\text{c}}\text{x}\text{y}$  也可以理解為  $*^{\text{c}}\text{x}\tilde{\text{a}}\text{ŋ}$  脫落鼻尾的讀音。但這個推測不能解釋並州片祁縣話  $[\text{x}\tilde{\text{a}}\text{ŋ}]$  和太谷話  $[\text{x}\tilde{\text{a}}\text{ŋ}]$  的主要元音。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呂梁片中陽話  $[\text{x}\tilde{\text{a}}]$  的早期調類是上聲還是陽入。儘管如此，其主要元音  $[\text{a}]$  顯然是  $*^{\text{c}}\text{x}\tilde{\text{a}}$  韻  $*\tilde{\text{a}}$  的保存。

在呂梁片臨縣、蒲縣和汾河片洪洞、屯里、臨汾，“拿”義詞讀音的主要元音是  $[\tilde{\text{ɔ}}\text{ɔ}]\text{ɔ}$ 。其中，臨縣和洪洞的韻母系統中沒有  $[\tilde{\text{a}}\text{y}]$  等韻母，所以  $*^{\text{c}}\text{x}\text{y}$  的  $*\text{y}$  才變成音值較為相近的  $[\tilde{\text{ɔ}}]$  和  $[\text{ɔ}]$ 。屯里、臨汾、蒲縣話具有  $[\tilde{\text{a}}]$  韻屯里和蒲縣、 $[\text{y}]$  韻臨汾。本文暫不能解釋在這三個方言中  $*^{\text{c}}\text{x}\text{y}$  如何變成  $[\text{x}\tilde{\text{ɔ}}]$  屯里、 $[\text{x}\tilde{\text{ɔ}}]$  臨汾、 $[\text{xu}\tilde{\text{ɔ}}]$  蒲縣。另外，合乎“箇韻曉母”的去聲也不能解釋。

以上可概括如下：

- (3)  $*^{\text{c}}\text{x}\tilde{\text{a}}$   $>$  (2)  $*^{\text{c}}\text{x}\tilde{\text{a}}\text{ŋ}$  元音央化，鼻音成分的演變特殊  
 $>$   $*^{\text{c}}\text{x}\tilde{\text{a}}$  失去鼻音成分  $>$  (1)  $*^{\text{c}}\text{x}\text{y}$  元音央化  
 $>$  祁縣  $\text{x}\tilde{\text{a}}\text{ŋ}$ ，太谷  $\text{x}\tilde{\text{a}}\text{ŋ}$  促化

根據以上的推測，本字應當在產潛兩韻開口曉母字裡找。可惜《廣韻》和《集韻》都不存在這個音韻地位的字。較為接近的是“𢵿”：《集韻·講韻》：“虎項切。山東謂擔荷曰𢵿，或作扛，通作僦。”（《宋刻集韻》89 頁，中華書局 1989 年版）“講韻”郭錫良先生《漢字古音手冊》擬為  $*\text{x}\tilde{\text{a}}\text{ŋ}$ 。這個字的聲調和聲母與晉語和汾河片的“拿”義詞對應，韻母與多數呂梁片及洪洞、臨汾等方言（果宕江攝合流）對應。不過，“虎項切”的來源仍然不能解釋其他方言中的韻母。<sup>27</sup>

<sup>26</sup> 比如，筆者所調查的福建省寧德市七都鎮北山村余族所說客家話用“分” $[\text{pun}]$ 表示“給予”。但這個詞作為相當於“被”的介詞時一般讀作  $[\text{pu}]$ ，不帶鼻尾。這顯然是輕讀所引起鼻尾脫落。

<sup>27</sup> “扛”在普通話和北方方言中幾乎都是特字，因此晉語和汾河片方言產生例外讀音也是十分可能的。其原因同樣可能跟輕讀有關。秋谷裕幸今年三月調查了山西省霍州城關方言（屬中原官話汾河片），發現霍州話“拿”義詞說  $[\text{x}\tilde{\text{a}}]$ ，與宕攝開合口一等、江攝和梗攝二等的舒聲字對應。例

“拿”義詞所產生的“元音央化”“失去鼻音成分”等所有演變都是輕讀引起的例外性演變，缺乏與此平行的例子。正如平山久雄(1993:12)最後一段所指出的，我們不得不設假設來探索這種例外現象的來歷。同時存在幾種不同的觀點在所難免。以上有關“拿”義詞的論述中基本上只設了“輕讀”這一假設，沒有用別的假設。這是我們提出這個觀點的主要理由。<sup>28</sup>

### 3. 餘論

3.1 “門檻”的後字和“拿”義詞的讀音，在分布上似乎有一定的對應性。如“檻”讀 [x/k<sup>h</sup>/k] 聲母主要分布在汾河片及周圍的呂梁片、志延片，而“拿”義詞讀 [ˈxǎ / ˈxā] 也主要分布在汾河片和部分呂梁片、志延片方言，“檻”讀 [tɕ<sup>h</sup>] 聲母和“拿”義詞讀 [xəŋ] 都分布在上黨片及周邊方言中。這種一定程度的對應性是偶然的還是具有某種關聯，還需要更多類似詞語的考察。

3.2 方言學和語音史研究都十分重視古今語音對應關係的考察，並據此探討語言演變的規律性。不過，當我們在一個較大範圍內觀察一些口語詞的語音對應關係時，往往會發現不符合一般規律的例外演變。越是口語詞，越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把“詞音”同“字音”結合起來，也就是把詞彙同語音結合起來，把“點”的縱向考察和“面”的橫向比較結合起來，仔細描寫和解釋這類現象，探尋這些例外中的規律性，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深入地認識語言演變規律，更加深入地認識方言之間的關係。

本文所討論的兩個詞，都屬於讀音相似但對應關係複雜的情況。其實，這種現象在方言中頗為普遍。不妨再舉兩例。

比如，晉語個別方言用“嗅”表示“聞”：平遙：嗅 ˈcyŋ 用鼻子聞；文水：□ ˈcyəŋ 緊緊跟著；神木：嗅（狗）聞 cyʃ<sup>2</sup>；山陰：嗅 cyʃ<sup>2</sup> 白，經核實為“聞”義。它們的聲韻與《集韻·送韻》“香仲切”對應，當屬同源詞無疑。但平遙、文水話讀上

---

如：糠宕開一溪 k<sup>h</sup>ʃ<sup>2</sup>；光宕合一見 kʃ<sup>2</sup>；巷江匣 xʃ<sup>2</sup>；杏梗開二匣 xʃ<sup>2</sup>；橫梗合二匣 ɬxʃ<sup>2</sup>。霍州方言的這個形式是“拿”義詞的另外一種語音類型。它與講韻曉母的“擯”對應，提示這個詞的本字為“擯”的可能性的確比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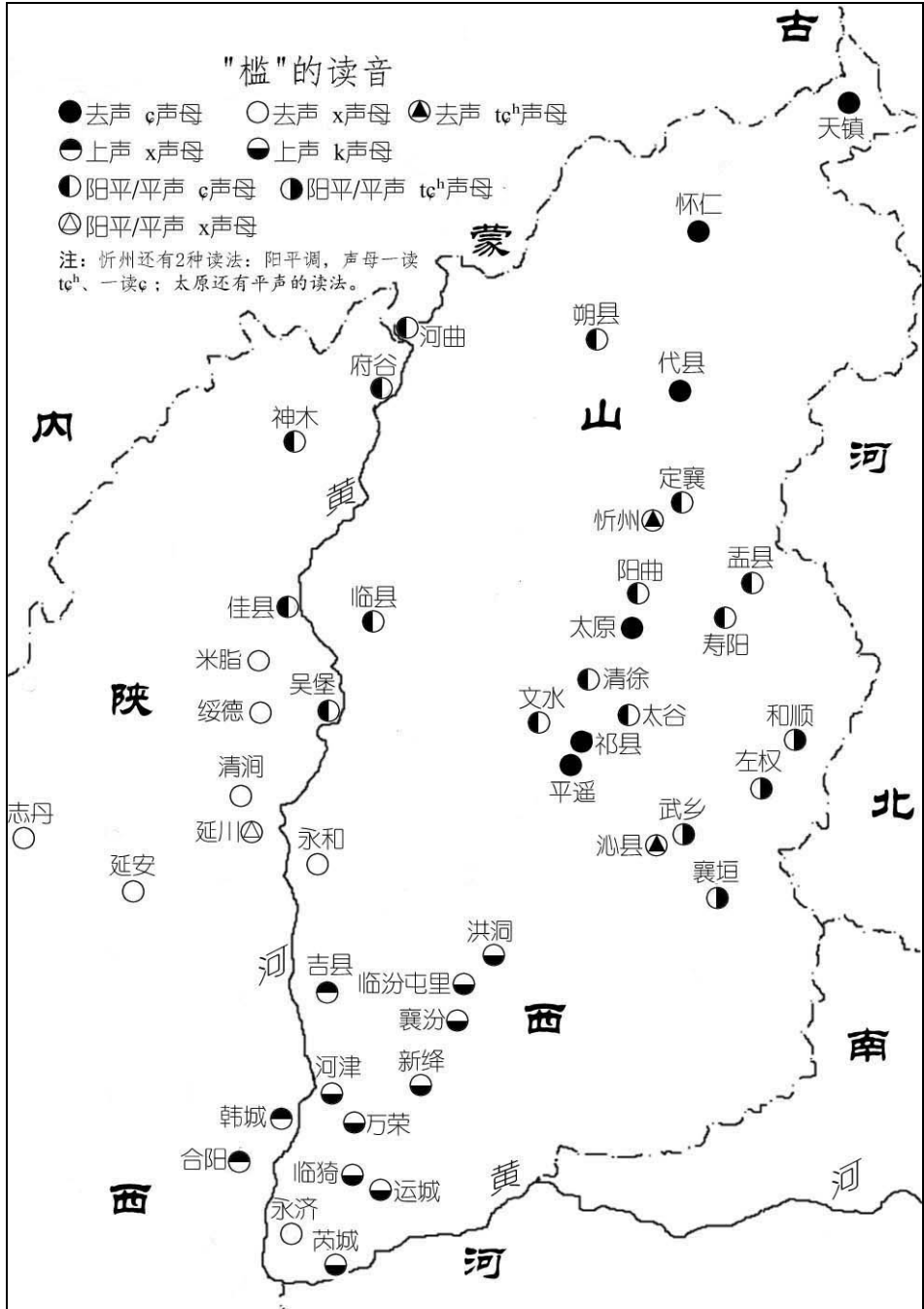
<sup>28</sup> 比如，“拿”義詞在汾河片往往與表示“從；比”的介詞同韻同調（萬榮話讀作 [ˈkǎ]，關中話亦如此，多數人認為這個詞是“趕”），據此可以假設，“拿”義詞原來沒有帶鼻尾，後來受到“從；比”義詞的感染作用而帶上了鼻尾。這是審稿人之一提出的假設。不過這一假設不能解釋上黨片的“拿”義詞的讀音（長子話的“從”義詞讀作 [kəŋ]），也不能解釋大部分方言這個詞讀上聲的現象。

聲，和神木等的去聲不對應。這與汾河片“檻”讀上聲和周圍方言讀去聲的關係十分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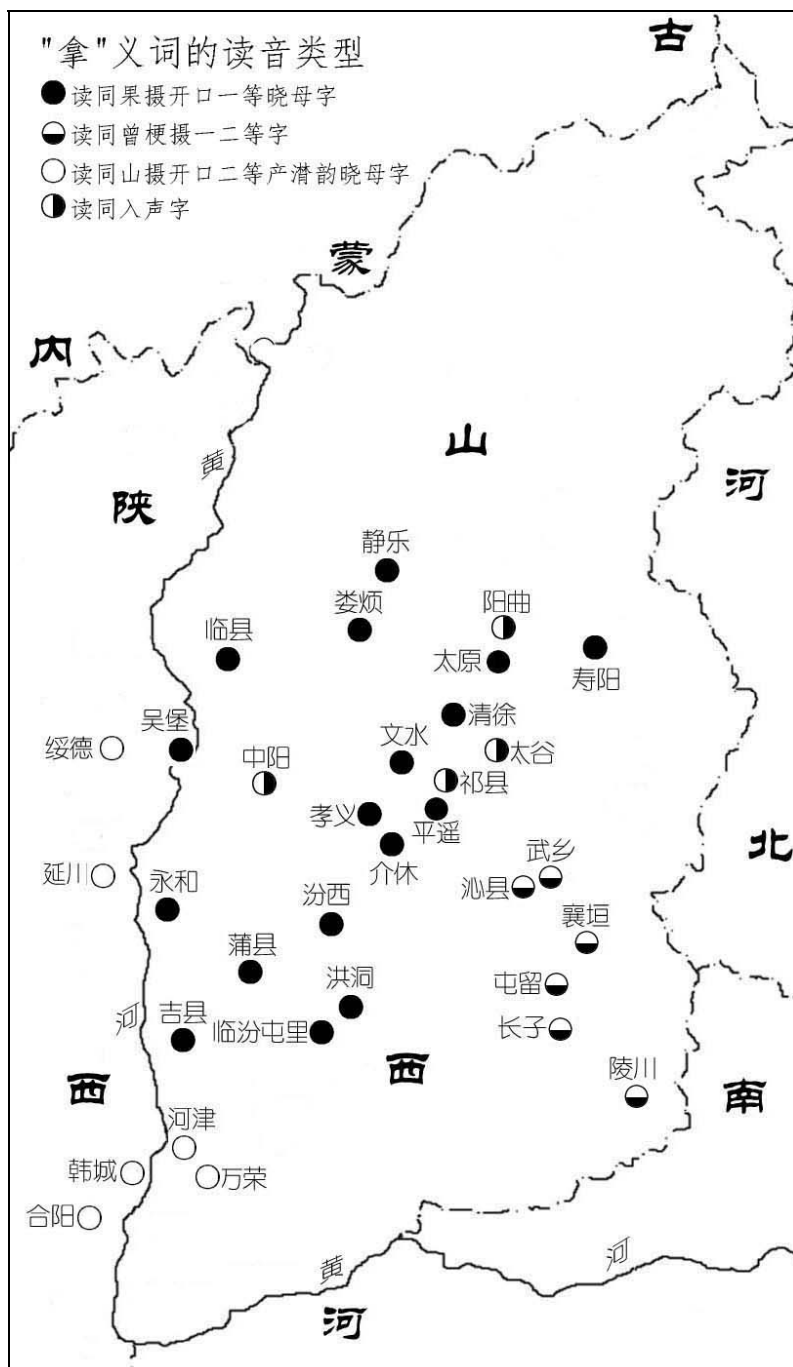
再如，晉語、汾河片（及關中片、秦隴片）的另一個常用詞“□吃：猛吃”：文水：□大吃 *tiaʔ*；盂縣：□吃 *tiaʔ*；太谷：□吃 *tiaʔ*（姚勤智 2007:62）。洪洞：□大吃 *ɛtie*；萬榮：□猛吃 *ɛtie*；臨汾：□大吃 *ɛtie*。多數人認為本字是“啞”。“啞”《廣韻》入聲屑韻徒結切：“笑也。又齧也”。問題是在這些方言中，古清入字不讀陽平，萬榮等的陽平調表示它來自全濁入，因此語音與文水、洪洞等不對應。還需注意的是萬榮、臨汾的不送氣音聲母[t]。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和塞擦音時不論平仄都送氣是汾河片的重要音韻特點之一，如果“猛吃”義詞來自古全濁入聲，這個不送氣音聲母就不合乎常例了。這個詞的讀音也有點類似“門檻”的後字在汾河片中的情況。

我們認為，在一定的方言範圍內對這類讀音相似、音韻地位不對應的口語詞進行探討，應當是方言詞彙、語音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復原規律性語音演變涉及不到的早期語音演變和詞彙演變，更有效地解釋語音演變中的例外現象。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對這兩個詞在晉語和汾河片中語音對應關係及其分布特點的比較，引起大家對這類現象的注意，進一步深化方言語音和詞彙的研究。

附圖：晉語、汾河片方言“門檻”“拿”義詞詞形分布圖







## 語料來源

- 王希哲. 1991. 《左權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史素芬, 李奇. 1990. 《武鄉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田希誠. 1990. 《和順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朱耀龍. 1990. 《新絳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江蔭提. 1991. 《朔縣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吳建生, 李改樣. 1990. 《永濟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吳建生, 趙宏因. 1997. 《萬榮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呂枕甲. 1991. 《運城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宋欣橋. 1991. 《孟縣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李建校. 2005. 《靜樂方言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沈明. 1994. 《太原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孟慶海. 1991. 《陽曲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金夢茵. 1983. 《陵川方言志》（《語文研究》增刊）。太原：語文出版社。
- 侯精一. 1982. 《平遙方言簡志》（《語文研究》增刊）。太原：語文出版社。
- 侯精一. 1985. 《長治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胡福汝. 1990. 《中陽縣方言志》。上海：學林出版社。
- 胡雙寶. 1990. 《文水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高炯. 1995. 《長子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崔淑慧. 2005. 《代縣方言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張光明, 溫端政. 2002. 《忻州方言俗語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張振鐸. 1990. 《沁縣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張振鐸, 劉毅. 1991. 《屯留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張益梅. 1991. 《介休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張崇. 1990. 《延川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郭建榮. 1989. 《孝義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郭校珍, 張憲平. 2005. 《婁煩方言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陳茂山. 1995. 《定襄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陳潤蘭, 李唯實. 1984. 《襄垣方言志》（《語文研究》增刊）。太原：語文出版社。
- 喬全生. 1990. 《汾西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楊述祖. 1983. 《太谷方言志》（《語文研究》增刊）。太原：語文出版社。
- 楊述祖, 王艾錄. 1984. 《祁縣方言志》（《語文研究》增刊）。太原：語文出版社。

- 楊增武. 1990. 《山陰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溫端政. 1983. 《懷仁方言志》（《語文研究》增刊）。太原：語文出版社。
- 溫端政. 1985. 《忻州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溫端政, 張光明. 1995. 《忻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趙秉璇. 1984. 《壽陽方言志》（《語文研究》增刊）。太原：語文出版社。
- 潘家懿. 1990. 《臨汾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潘耀武. 1990. 《清徐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蔡權. 1990. 《吉縣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蔡權. 1994. 《蒲縣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謝自立. 1990. 《天鎮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引用文獻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5. 《漢語方言詞彙》（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 史秀菊. 2004. 《河津方言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平山久雄. 1993. 〈中國語における音韻變化規則の例外〉, 《東方學》85:1-14。
- 吳媛. 2005. 《岐山方言語音研究》, 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李榮. 1982. 〈從現代方言論古群母有一、二、四等〉, 《音韻存稿》, 119-126。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小平. 1991. 《臨縣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邢向東. 2002. 《神木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邢向東. 2009. 〈秦晉兩省黃河沿岸方言詞彙中的語音變異〉, 《方言》2009.1:23-28。
- 邢向東, 王臨惠, 張維佳, 李小平. 2008. 《秦晉兩省黃河沿岸方言的現狀與歷史研究》（府谷、佳縣、吳堡、清澗、合陽、韓城、河曲、臨猗、芮城語料），國家社科基金項目（02BYY006）結項報告。
- 侯精一. 1999. 《現代晉語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侯精一, 溫端政. 1993. 《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姚勤智. 2007. 〈晉中方言古語詞拾零〉, 《語文研究》2007.2:61-63。
- 崔建新, 黎意. 1995. 〈天津話的語流音變〉, 《中國語文》1995.1:36-44。
- 張崇主編. 2007. 《陝西方言詞彙集》（延安語料）。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 郭錫良. 1986. 《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陳鴻邁. 1996. 《海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喬全生. 1999. 《洪洞方言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劉育林. 1990. 《陝西省志・第七十六卷・方言志（陝北部分）》（綏德語料）。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 劉勛寧. 1998. 《現代漢語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劉勛寧. 2002. 〈山西永和方言詞彙〉，筑波大學《東西言語文化の類型論》特別プロジェクト研究成果報告書平成 13 年度 V：263-298。
- 劉勛寧. 2006. 〈山西永和方言同音字表〉，《文藝言語研究・言語篇》49:33-59。
- 蔡文婷. 2006. 《合陽方言語音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鄭張尚芳. 1990. 〈方言中的舒聲促化現象說略〉，《語文研究》1990.2:6-9。
- 樋口勇夫. 2004. 《臨汾屯里方言研究》，《中國語學研究・開篇》單刊之 14。東京：好文出版。

[Received 24 March 2008; revised 31 December 2008; accepted 2 March 2009]

HiroYuki Akitani  
Faculty of Law and Letters  
Ehime University  
3 Bunkyo-cho  
Matsuyama, Ehime 790-8577, Japan  
akitanih@ll.ehime-u.ac.jp

Xiangdong Xing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199 Chang'an South Road  
Xi'an 710062, China  
xingxd@snnu.edu.cn

## **A Review of the Synonyms “門檻” and “拿” and their Pronunciations in the Jin and Fenhe Dialects of Zhongyuan Mandarin**

Hiroiyuki Akitani  
*Ehime University*

Xiangdong Xi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The synonyms “門檻” and “拿” in the Jin and in the Fenhe dialects of Zhongyuan Mandarin are similar in pronunciation but complex in terms of their phonetic forms and correspondences though regularities can be foun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honetic correspondences of “門檻” and “拿” in different dialects and probes into their possible origins.

Key words: Jin dialects, Fenhe dialects, Zhongyuan Mandarin, “門檻”, “拿”, synonyms, phonetic correspondences